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四

道德 陰德

道德

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育生也峻高大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又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曰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也

又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不樂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

尚書大禹謨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又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

又旅獒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

周易繫辭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論語學而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也

又公冶長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又衛靈公曰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又曰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又顔淵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欲使季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草加之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大戴禮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順道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之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曰可道指事造形其非常

道可道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轂子珮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又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匡正也）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革冠蹤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為正治亂以為定上下之儀也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人輔之

鬻子曰發政施命為天下福謂之道

公孫尼子曰道為智者設賢為聖者用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若中衢樽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

揚子法言曰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又曰君子之道有四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

又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禄衆人重其禄而輕其道

鹽鐵論曰以道德為城文王是也以道德為冑湯武是也

桓譚新論曰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

王逸正部曰仲尼門人餔道醇飲道宗

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致其情瑩之以發其光

任子曰道德之懷民道春陽之柔物也履深冰而不寒結本條而不折

杜氏幽求子曰盖道清淡以無為為家恬虚寂靜寛廣

多包豈非聖人所宅乎

又曰有道之國其鬼不神

崔元始正論曰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

傅子曰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中論曰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如採金攻玉涉艱難也

符子曰為道者日損而月章為名者日章而月損

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周禮地官下師氏曰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至德

中和之德敏德仁義
順時孝德尊祖愛親

禮記學記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

又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又禮記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又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

左傳桓公曰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僖公中曰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

又曰德以桑中國刑以威四夷

又曰太上以德撫民

又文公上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

又宣公上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又成公上曰四王之王也湯禹文武樹徳而濟同欲焉

又襄公四曰太上有立徳其次有立功

又昭公三曰盛徳必百世

毛詩蕩烝民曰徳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尚書舜典曰玄徳升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潛行道徳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又大禹謨曰臯陶邁種徳徳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也臯陶布行其徳下洽於民民歸服之

又曰惟徳動天無遠不届

又伊訓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又太甲曰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又咸有一德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泰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

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

又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

又洪範五福曰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

又旅獒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

又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

又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周易坤卦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又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論語為政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又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又先進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又憲問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古之善馬在德謂在五御之威儀

又季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尚書大傳曰有德者尊其位而重其禄
史記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闇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為儀表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推讓為節人有刈恭禾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隣里牧牛而争飲牛恭惡其争多置器其上為

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三輔决録曰馮豹字德文母為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逾謹時人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德文

王隱晉書曰庾衮字叔褒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亡次兄毗又疫其癘氣方熾衮父母諸弟皆出避衮獨不出諸父強之不可曰衮性不畏病納漿粥扶持不舍晝夜省柩哀臨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而衮亦無恙

害宗黨歎曰異哉此子能守人之所不能守能行人之所不能行

晉中興書曰衛玠字叔寶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愠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為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又曰王秀之字伯奮為南郡内史州西曹荀丕欲交秀之拒而不納報丕書曰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

寶其寶於此敬宜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為德上德之人不德每有德下德而德之必有失焉

文子曰山高者其木脩地廣者其德厚

又曰閑九竅滅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含陽吐陰而與萬物同德也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韓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鶡冠子曰德及萬人者謂之豪德過百人者謂之英

孔叢子曰晏子身長不過六尺齊國莫不宗焉趙文子身如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故也

揚子法言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傅子曰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太公金匱曰德行則福德廢則覆

易參同契曰道成則就潛伏俟時

海內先賢行狀曰王烈字伯善時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將改子既赦矣幸無使王烈聞之

又曰戴良字叔鸞高才磥硌義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分爭之家

又曰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赴喪不遠萬里當夏江夏黃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供賫磨鏡具自隨每至

所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設祭哭畢而返陳仲舉為豫章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以成其節

又曰仇覽字季智學通五經選為亭長民有孫元少孤與母居詣覽告元不孝覽謝遣之屬母歸勿言方為教之後覽賫禮詣元為陳孝子供養之意元遂感激卒為孝子時令河内王涣政尚清嚴聞覽得元不治心獨望之乃問覽在亭不治不孝得無失鷹鸇之志乎對曰竊以鷹顫不如鳳凰故不為也涣感覽言用措威刑

會稽典錄曰鄭宏字巨卿為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勾章任尚居素温富乘鮮車駕肥馬宏恒在後尚輙罵宏無慍容宏尚在京師遊學還郡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宏無不對而尚不知出又問宏掾行道數相折辱何以不荅宏謝曰過奉顯使無光國之美馬羸行遲掾恐失期賀以相催促自是其宜愚聞兩虎共鬬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為無益故不敢荅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

汝南先賢傳曰黄憲字叔度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闚其門者莫敢踐其庭覩其流者不能測其深時人論曰顔子復生乎

襄陽耆舊記曰龎德公子𩇕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里居荆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歸鄉里仰其讓德少壯皆代老者擔

陳寔别傳曰寔字仲弓潁川人自為兒童不為戲弄等類所歸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爭訟輙求判正曉譬曲

直返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首歸罪寔徐譬之曰似君子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然此當由困貧令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海内英俊咸嘉

焉

又曰鍾繇以為顔子既没能備九德百行不二其過者唯荀彧乎或問繇曰君推荀君比之顔子自以不及其可得聞乎繇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大事常為先諮又荀彧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去固遠耶

潘勗别傳曰勗寛賢容衆與天下人等休戚同有無不以家財為巳有

任蝦别傳曰蝦字照先樂安人幼以至性稱遇見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發魚魚貴數倍蝦取直如常會太祖創業召海内至德蝦應其舉為臨淄侯庶子

陰德

左傳宣公下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病疾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躓而顛亢禦也

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髙大閭門令容駟馬髙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曽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

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為丞相寛大好禮初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即位衆莫知之吉亦不言吉從大

將軍長史遷至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紱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未獲其樂而病非其死病也後果愈乃封博陽侯終饗其禄

後漢書曰何敞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注云比干字少卿經明行脩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中日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

門有老嫗年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濆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隂德今天賜公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算

又曰和熹鄧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脩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大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代必有興者

又曰永平中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袁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按之急廹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其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又曰虞詡字升卿祖經為縣獄吏決平甞曰東海于公

高其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吾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翊曰升卿

謝承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舉孝廉在郎署有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剪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者終不言惠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翰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稻

田二十餘畒臨熟而縣民識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

沈約宋書曰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而愛好老易郡州府凡二十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候竊者取足去後乃出

唐書曰載初中徐有功為大理丞時酷吏來俊臣等搆陷無辜公卿震恐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問子韋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以治國家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必死子韋北面再拜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告熒惑果徙三舍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葅得水蛭王不欲以飲食傷人乃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是夜惠王之會溷而蛭出其久病心腸之積皆愈

又曰孫叔敖之為兒也出遊歸遂憂而不食其母問其

故泣而對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曰
敖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母曰
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
矣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布衣時與胡昭有舊昭同郡周士
等謀欲害帝昭聞而涉險邀士於齊澠之間止士不肯
昭泣以示誠士感義乃止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

續齊諧記曰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黃雀為鴟

梟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以黄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數矣

會稽典録曰鄭宏為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詰宏訴之宏賣中單（即今之汗衫也）為叔還錢兄聞之遣其婢索錢還宏宏不受

又曰夏香字曼卿永興人門側有大井傍設水瓮里中

兒童各競牛爭水共鬬香預為汲水多置器瓮由是無爭專以德化香至四節先慶酌二親退費酒入肴勞問里中父老以此為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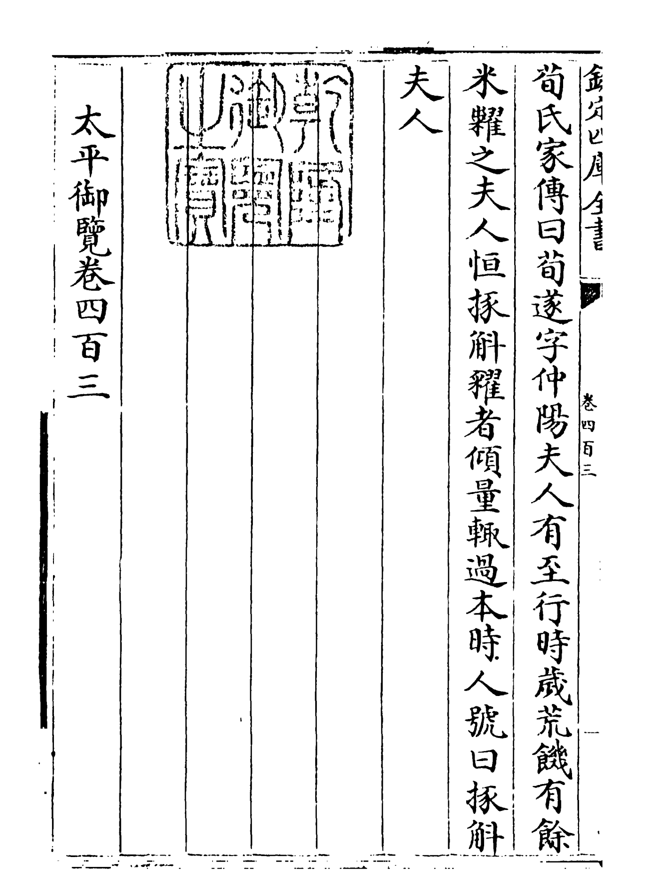
益都耆舊記曰王忳常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而得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葬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絶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

入亭中其日風飄繡被復墮忳前即言於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令擒盜矣問忳忳具道得馬并繡被狀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墮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思自念有葬書生事因為說之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驚曰是我子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不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息

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由是顯名後漢書亦載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也有鄰家牛數食其田禾旣不可止遂爲斷芻多著牛家門中不令人知數如此牛主驚怪不知爲誰陰察求之乃覺是威自後便相約率收拾牛犢不敢復踐傷於威田

豫章耆舊志曰施陽字季儒還書令及除出發之官道經江夏遇寇賊輿起刼奪陽無賊去後車上席下尚有五千錢追以與賊



荀氏家傳曰荀遂字仲陽夫人有至行時歲荒饑有餘米糶之夫人恒掾斛糴者傾量輙過本時人號曰掾斛夫人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至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戈廷模

太平御覽卷四百四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五

師

韓詩外傳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

又曰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黄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緑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

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周禮地官下曰師氏掌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教三行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居虎門之左

司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大戴禮曰帝入大學承師問道

禮記檀弓上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比父而無服也

又學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

愼也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為祭主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

又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敎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左襄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鄉人之學校以論執政論政得失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論語為政篇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又述而篇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孔叢子曰子思居魯穆公師而尊之

春秋後語曰甘羅請張唐相燕呂不韋叱曰我自請不行汝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十歲為孔子師今臣十二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

史記曰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

又曰曹參為齊相乃避堂舍盖公而師之齊果大治

又曰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又曰文王為西伯鬻熊者為文王師有功於文王及武王滅殷未之封也成王學勤事之後封其曾孫熊繹為楚子

漢書曰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寛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寛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也

又曰龔勝既歸鄉里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又曰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顔安樂俱事眭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

又曰竇皇后兄弟長君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乃懸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於是乃選長老之有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

以富貴驕人

又曰張良稱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亦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又曰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有異行禹心親愛敬宣而踈之崇每候禹常責師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作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

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宣未甞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自得

又曰晁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生張恢所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又曰孔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内侯號褒成君

又曰張禹初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

之
後漢書曰廉范初師事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收視范獨往收斂之吏聞顯宗大怒召入詰責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萬死因貰之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列科義還為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

東觀漢記曰顯宗即位尊桓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璧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輙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辨說

又曰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拜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

郡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

又曰楊政從代郡范升學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過泣涕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為放出升

范曄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為大司徒

坐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平原孔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内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為儒宗八世博士乞殺臣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讖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

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以篤行稱為士大夫所慕李膺嘗歎曰鍾君至德可師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

又曰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

尊異如此

晉書曰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為三老侍中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又曰王承為東海王越記室越與世子毘書曰嫻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師表爾其師之

徐爰宋書曰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

師

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欽託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乃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之

裴景仁前秦記曰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壼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堅於是就宋立誦室書堂生

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崔鴻後秦録曰初姚泓之為太子受經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拜於牀下

又前燕録曰劉瓚字彥真平原人經學博通為世純儒貞清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徳學使太子䝰師事之

又後趙録曰張躍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

勒偉其儀辯拜世子衛軍長史勑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案世說或曰王趙鄧三叅軍人倫師表爾其師之謂王安期鄧伯道趙禮之也

唐書曰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宏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仕陳至吳興王友入隋授豫王府記室叅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

又曰員半千本名餘慶與彥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甚嘉重之嘗謂曰五百年生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及義方卒半千與萬先皆制師服告畢而去

六韜曰文王十四田使扁布卜曰田于渭之陽將得馬非熊非彲非虎非羆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文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再拜乃與之歸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孫卿子曰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騏驥纖離

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御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又曰國將興必尊師重傅尊師重傅則法度存師術有四而傳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又曰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悠焉遊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焉此六者不得於學

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

内荒亂立為世師

莊子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

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又曰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

歲而為舜之師

又曰申屠嘉刖者也與鄭子産同師伯昏瞀人

列子曰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反居南郭
從之處者百數
呂氏春秋魏文侯師子夏
又曰神農師悉諸黄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
師照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
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
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
叔敖沈申吳王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此

十聖六賢未見不尊師者也

淮南子曰段干木晉之大駔為文侯師

海内先賢傳曰仇覽字季智郭太齎刺從之曰暮求留宿明旦太下床拜之曰君非太友乃太師也

荀氏家傳曰爽字慈名幼而岐嶷大學儒林咸嘆服之年十二太尉杜喬師焉

江徼陳留志曰樓望字次子雍邱人也少學春秋於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建武二十八年趙孝王聞其名遣

大夫齋王帛聘望爲師不受

邴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行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功頴川宗陳仲弓涿郡則盧子幹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一飲讌於是每坐飲終日不醉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蔡邱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子當南游越范蠡師事之

揚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又曰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又曰李仲元一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

桓譚新論曰談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又曰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天才然皆年七十餘乃升為王霸師

論語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敷暢雍閉審定文義

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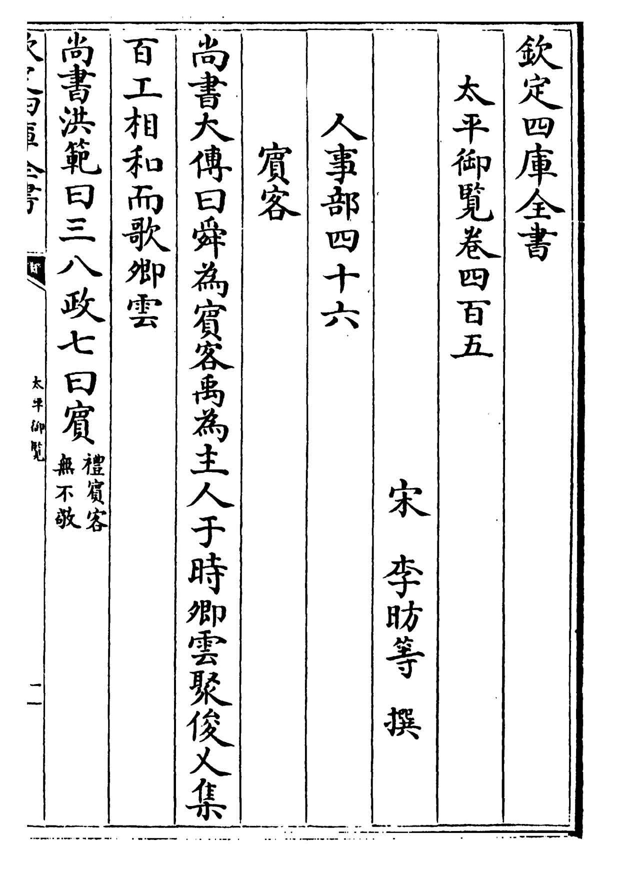
潛夫論曰天地所貴者聖人聖人之所尚者德義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智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始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况於凡人乎

符子曰元冥子謂田有子曰子有師乎田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為師矣

韋昭辯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太平御覽卷四百四



太平御覽卷四百五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六

賔客

尚書大傳曰舜為賔客禹為主人于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尚書洪範曰三八政七曰賔禮賔客無不敬

周禮天官上曰太宰之職以八統詔王八曰禮賓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

又曰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又春官大宗伯職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朝聘者也

禮記曲禮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肅進

也進謂導也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

左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

又昭元曰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如鄭鄭伯兼享之及享

具五獻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産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又昭六曰會于黄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輸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

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父曰靖郭君田嬰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嬰卒文代立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

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刎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

又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盍至者數千人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徃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考烈王元年以黄歇爲相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至賔客以相傾奪輔國權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誇楚爲瑇瑁

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又曰吕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曰吕氏春秋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

文穎曰主斂禮進諸大夫曰不滿千金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素與臨卭令王吉善吉曰長卿久客旅遊不遂可來過我舍於是相如往臨卭中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賓客爲具召之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

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息矣汗明慨然曰臣請爲說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門吏爲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嫁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曰梁石君齊之俊

士也隱居不嫁嘗畢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以爲上客

又曰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其後李蔡與石慶爲丞相相府客館邱墟而已

又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

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與招士

又曰大將軍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抗禮或說黯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大將軍衛青也

又曰樓護字君卿爲人短小精辯論聽之者皆竦然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

又曰城都侯王商子邑爲大司馬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賔客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唯護獨東向正坐

又曰鄭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諸郊請謝賔客以夜繼日常恐不遍年少官薄然其知交皆天下名士

又曰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中廢賔客益少當時

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賔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賔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賔客滿堂輙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又曰張竦免官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賔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又曰張楷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賔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

謝承後漢書傳賢遷廷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無私賔客

袁山松後漢書曰陳蕃遷豫章在郡不接賔客獨坐一室唯徐孺子来為置對榻去則懸之及徵為尚書令送之者亦不出郭門

東觀漢記曰崔瑗愛士好賔客盛修殽膳殫極滋味不

問餘產

張璠漢記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賔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英雄記曰袁紹居雒陽西北陬不妄通賔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見

魏畧曰玄德屯於樊城諸葛亮入見初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賔皆去亮獨留玄德亦不問其所言玄德

好氊時適有旄牛尾見與者因而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氊而已玄德知非常人乃投氊而答由此知亮乃以上客禮之

魏志曰蔡邕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外倒屣迎之

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先主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共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

吳志曰孫權以魯肅諸葛瑾等爲賓客

又曰諸葛融每會賔合罇促席問衆客所能或有博奕或有樗蒱投壺於是甘菓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之終日不厭

王隱晉書曰嵇喜爲太僕陳騊馮陵知其英俊待以賔友之禮以狀表上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人閑黙寡言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策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過見不過一兩人

南史曰謝瞻兄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過家賔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户福耶

蕭子顯齊書曰謝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横出太祖對之甚欣拔爲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黄門郎

後魏書曰崔道固爲劉義隆諸子叅軍事使向青州募

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

三國典畧曰周獲梁俘王褒王克劉瑴懔殷不害等至長安太祖喜曰晉氏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乃謂褒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皆厚

禮待引爲賓客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恠而問之人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淮南子曰客有見人於孚子者客出孚子曰子之客獨有過望我而笑之是慢也談論而不稱師是叛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論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

以爲小人從視之異

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子曜切者浮以大白文侯飲不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前車覆後車誡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白而飲之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又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削取八

城匈奴駈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亡社稷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臣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求臣則人臣之臣至矣北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埶以求臣則朋友之臣至矣西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爲上

客

三輔决録曰頻陽游殷字季齊初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救既過家具設賔饌及既至妻笑曰君甚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論霸王之事饗訖以子楚託之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袴面

有饑色願得上厨

傳曰漢中楊子拒妻字大英子仲琊有高名常請客母盛爲供具從窓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已此自損之道也後歲餘復請賔客皆耆德秀士母觀之喜曰無憂矣

華陽國志曰任凞字伯遠開門待賔客朝無少長必有供膳

陸績别傳曰孫策在吴張紘爲上客共論四海未安當

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座遥大聲言曰昔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之術而唯當用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

世說曰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飈雜大夫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論謝公明還問劉昨客何似劉荅曰亡兄未有如此賔客謝深有愧色

郭子曰桓大司馬病篤桓温字元子也謝公省病謝安字安石也從東

門入桓遥矚而歎曰吾門中不乆復見如此客

蘇州志曰通賢橋東有呉丞相顧雍宅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門無雜賔投刺攝齋者不過一時英俊

俗說曰謝僕射陶太常詣呉領軍坐乆呉留客作食日已申使婢賣狗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可語

太平御覧卷四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覧卷四百六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七

叙交友　　交友

叙交友

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說文曰友愛也同志為友

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又曰朋從爾思

又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私志也

又曰出門同人

又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又曰朋來无咎

毛詩曰伐木譏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又曰嗟爾朋友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

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又曰豈無他人唯子之好

又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禮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

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

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被毁而謗之

又曰隨武子利其君則忘其身忘其身不遺其友

又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又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又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

又曰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又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周禮曰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又曰孝友任恤任信於友道恤憂患也

論語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便佞友善柔損矣便辟巧譬喻也善柔誇毗也便佞辨以為佞也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子貢問為仁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又曰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

焉忠言以告之不從則止之

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又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又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又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又曰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又曰無友不如己者
又曰朋友切切偲偲
又曰匿怨而友其人
禮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孝經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大戴禮曰上親賢則下擇友

又曰與君子遊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芳則與之俱化矣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與之俱化矣是故君子慎其去就

家語曰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好悅不若已者交故君子慎所友

又曰孔子曰自季氏賜我千鍾而友益親

又曰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慱物晏子於君為忠臣於行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焉

又曰夫内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漢書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賔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復為廷尉賔客又来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魏志曰胡質云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

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孟子曰萬章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又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譙子齊交曰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

甘茂事史舉用顯齊桊之功曹叅師蓋公致清凈之治竇長君兄弟出于賤隷謹恭師友皆為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達不阻其分毁譽不疑其實

郗子曰昔邢髙吕安飲於市仰天泣二子非有喪之哀傷相知之晚耳君子所以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欲以立名者也

呂氏春秋曰荆有善相人者無遺策聞於楚國莊王見而問焉曰臣非得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布衣其友皆孝悌純謹如此者家必日益此謂吉人也居守事君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此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交争此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王曰善於是取士不懈乃大霸

晉陽春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疎而吐誠今

人以為難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意親好合既脫頭上手巾解要間五尺刀以與之為交拜親跪妻初定交有禮俗皆當於山間大樹下封土為壇祭以白犬一丹雞一雞子三名曰木下雞犬五其壇地人畏不敢犯也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雖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

思之患則死之

仲長子昌言曰幽言則攻已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負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

要覧曰諸葛亮曰勢力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塞不改𩇯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劉欽新議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猶脣齒之相濟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

楊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周昭新撰曰交之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叙象天下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强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諫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强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

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魏文帝集倫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交道備矣

阮子政倫曰夫交遊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恊之論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諍訟之源

鍾會芻蕘論曰凡人之結交誠宜德不亡衰達不弃窮不疑惑於讒搆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禄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户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日寵之呂望未嘗與文

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撫
壓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離騷曰交不忠信兮怨長
晉潘岳陽肇誄曰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達執友
之心也
古歌辭曰結曰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實世薄
多蘇秦
又曰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生羞貧交不

成

交友一

左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

又曰鄭子皮卒子産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注云無人知已之善故曰吾已）

又曰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復執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

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天南宫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為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為師學之禮約為朋友

家語曰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

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愽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比二人結交遊也

又曰蘇秦之先達張儀候之數日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妾之餐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求進故辱之儀怒入秦蘇君使舍人賫金帛車馬陰結助之卒相秦也

又曰藺相如望見廉頗引車避匿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漢書曰漢王與韓信為金石之交

又曰衛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之大長公主捕青囚欲殺之其友公孫武與壯士往奪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累千金

又曰盧綰豐人與髙祖同里綰親與太上皇相愛髙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又曰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

節故時號之楚兩龔

又曰王吉字子陽京兆人也少與貢禹為友及陽仕至益州刺史貢聞之拂冠以待之陽遂薦稱焉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又曰張耳大梁人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之交

又曰鄭崇躬立與高武侯得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

又曰陳遵少孤與張竦俱為京兆吏竦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而相友善

太平御覧卷四百六